



初級文化讀物

# 不死的王孝和

BUSI DE WANG XIAOHE

北京出版社

PDG

## 一、被 捕

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，上海电力公司杨树浦发电厂，到晚班工人上班的时候，忽然发现两架直流发电机的地轴里有了粗铁屑<sup>①</sup>。那直流发电机是专发厂里用的电流的，厂里用电一断，整个发电厂的生产就要停顿起来。这事原来没有几个人知道，可是到了第二天，整个工厂里的人都在交头接耳，议论起来了。

王孝和一早到工会里，才跨进

---

① 屑——xiè ㄒㄧㄝˋ (謝)。屑，指碎末。

门，刚好碰到一个人往外跑，撞了一个满怀。王孝和一看是厂里的特务威约翰①。威约翰对他怪声怪气地说：

“发电机地轴里有人放了一把铁屑，要想把机器爆炸，把全上海变黑，真不得了呀！”说着就向前跑去了。

这时，早有几个工人围上来，拉着王孝和的手悄悄地问：“这个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呀？”

一个老工人朝着威约翰的背影那边望了一眼，说：“孝和，你要当心呀，这些家伙是不好缠的！”

王孝和向大家点了点头，对大

---

① 翰——hàn 厂巧(汉)。

家的关心表示感謝。他心里知道，这破坏发电机的风声是一个不平常的預兆。当下安慰了大家几句，叫大家鎮靜些，好好提高警惕，便走进工会办公室坐下来考虑問題。他正打算到車間里去找党的地下支部的几个同志研究研究，忽然外面慌慌张张地跑进一个人来，冲着王孝和說：

“外面出了事了！警察局长和社会局副局长都亲自到厂里来查铁屑的事情了，现在正在写字間里。形势很紧急呢！”

“是呀！”王孝和皱了皱眉头說，“小张，你对这件事的看法怎样？”

“这是一个大规模的阴谋。看样子，要抓几个人是一定的了。我們应该作些准备才好。”小张很肯定地



回答。

王孝和却說：

“現在，最要緊的是穩定群眾的情緒。你去告訴老韓，請他趕快寫一批傳單散發出去，揭露敵人的陰謀。我還要和他們應付。別的情況等摸清楚了再談吧。”

王孝和走出工會，在過道上正碰到發電廠里的特務引着鎮壓工潮有功、被提升做偽社會局副局長的趙班斧、偽警察局長俞叔平一伙人走過來。後面還跟了一大批歪戴帽子、滿臉凶相的便衣警探和武裝軍警。趙班斧有點認得王孝和，便老遠地招呼說：

“喂！你是工會的常務理事嗎？陪我們一塊去看看發電機。”

王孝和被他一招呼，只好跟着他們一齐走过去。王孝和望了这些人一眼，只見他們个个装着大事临头的神经。

王孝和到了电机間，看見直流发电机旁边地上，还有一些粗铁屑。伪警察局长俞叔平立刻下命令，叫人在发电机周围，用铁丝拦起来，再不准人到跟前去了。这几个特务头子东指一下，西指一下，板着个臉，話也不多說，似乎比死了他們的亲人还严重。

这些特务一走，王孝和想：形势很急了，不管怎样一定要去找一找孙大桩研究怎么对付。他考虑停当，便推出脚踏車找老孙去了。

王孝和踏着車子，到了八路电

車站口，忽然看見一個人，覺得有些面熟，再一仔細看時，那人却把帽子往下一拉，把臉轉過去了。王孝和覺得好奇怪，回頭一看，只見電車過來了，那人却又不上電車去，也正偏著頭在著他。

王孝和知道自己被人監視了，心里很急。他急的倒不是自己的安危，他思想上早已有了準備，而且把家裏的一些黨內文件都毀的毀，藏的藏。他自信即使被捕，敵人也搜不出他的證據，對他無可奈何。只是他想到這次事情來得有些突然，領導還沒聯繫上，群眾還沒有發動起來，工作沒有布置好，一個人怎麼干呢？心里就免不了有些焦急。他忽然記起這附近有一家理髮

店，里面有位理髮师同他还熟，正好利用理髮店来甩掉这个“尾巴”。想着，他把车子骑到美容理髮店门口，慢腾腾地把车子停在外面，上了锁。看样子，他是到里面理髮去了。其实他到了理髮店里，把车子托给那位熟识的工友照管以后，自己就从理髮店后门溜出去，抄小路绕到孙大桩家里去了。

孙大桩是那时厂里的共产党支部书记，他为了避免人家的注意一直隐蔽在外面。他看见王孝和来，非常高兴。关于发电机事件，他已经得到了老韩的彙报，并且已经嘱咐老韩和小张几个支部里的同志，连夜赶印一批传单，把国民党在前线吃败仗，在后方残暴镇压工潮、



迫害民主力量的事实讲得清清楚楚，同时还揭露所谓“破坏发电机事件”完全是国民党借以镇压上海电力公司工人的阴谋。

老孙考虑到形势的严重，决定要王孝和撤退到解放区去。王孝和想了一想，握着老孙的手说：

“组织上关心我，我知道。但是我愿意坚持下去，有什么事我出来挺一挺，不叫旁的同志受什么意外就好。我要是一走，力量就更单薄了。”

老孙却还是坚持着说：

“这几天就这样吧。不过你晚上不要回家，四处流动着住。估计白天在厂里和工人们在一起，有群众掩护，敌人大概还不敢下手。过两

天交通人員一來，你就馬上撤退。  
你可千萬要小心啊！……”

王孝和听着這些話，感到黨對自己這樣關懷，心里得到了莫大的鼓舞和安慰。

早晨，王孝和上班經過發電廠附近的社訓班①的門口時，站在門口的特務便喊：“這樣早，到里面坐坐，我們一塊辦公去！”

王孝和心想：“去就去吧，看你要什麼花樣。”就跟着他到了里面，剛一進屋，只見門外進來一個穿中山裝的人，把右手插在褲袋里，朝王孝和點了點頭說：

---

① 社訓班是一個專門訓練破壞工人運動的特務機構。

“你是王孝和嗎？來！跟我去談一談！”

王孝和看到這情形，心里明白了一點。但是他想：“我是干革命工作的，風里來，雨里去，碰上了還怕嗎？”便鎮靜地跟着那人出去。

他才跨出房門，忽然從兩旁竄出一對便衣特務，左右架住他的兩臂，一聲吆喝，如虎似狼地拖着他就走。

門口已經有一輛黑色小汽車在那里等着。王孝和心里好不憤怒，他使盡力氣，把左右架住他的兩人甩得前跌後仰，有一個還把光頭撞在汽車的鐵門上。後面那穿中山裝的人使勁一推，把王孝和推進了汽車里。汽車的玻璃窗都拉了布帘，里

面又黑又悶。王孝和掙扎着罵道：

“你們這批強盜，你們干什么？”

“不許說話！”特務又用手槍柄在王孝和頭上敲了一下，汽車開走了。

汽車開進了威海衛路的國民黨警備司令部的“稽查大隊”。王孝和被幾個武裝特務押到一間陰氣森森的寬大的房間里，只見裡面坐着一個穿黃呢子軍裝、個子高大的軍官。王孝和一進去，他就瞪着眼睛嚷：

“王孝和！你是自首，還是為共產黨犧牲到底？”

王孝和圓睜兩眼，狠狠地說：

“奇怪！你說什麼？我今天被綁票一樣綁了來，還不知道犯的是什

么罪名！三千工人推举我出来办工会，我只知道做工会的事，根本没有犯罪，你们凭什么把我绑来？”

“哼！凭什么？”那个叫做大队长的在鼻子里冷笑了一声说：“聪明人何必硬装傻瓜！你要是一定不肯承认，我可以马上叫人来对证。只是，与其到那时再说，还不如现在自首，只要老实承认是共产党，承认放铁屑，你就没有事情。”

“没有什么说的！”王孝和斩钉截铁地说了一句，紧紧地闭上嘴唇，好像是在告诉敌人：“要把共产党员的旗帜在你们这批强盗面前倒下来，万万不能！”

那个大队长没有办法，只好又要了一套鬼把戏，把事先收买的厂



子里一个流氓姜阿六传来做假证人。王孝和听完姜阿六牛头不对馬嘴的一套謊話气得把头一昂說：

“我根本不认得你們的证人！”

稽查大队长气呼呼地从座位上跳起来，“嘭”地一拳头捶①在桌子上，一声吆喝，就跳上来五、六个人，从角落里抬出了老虎凳，砖头也拿过来了。稽查大队长威胁地追逼着：

“說不說？再給你一分钟！”

王孝和沒有理他。

立刻，几个人七手八脚地把王孝和按倒在老虎凳上，把手和两腿紧紧地捆在凳上，一个特务把砖头

---

① 捶——chuí ㄔㄨㄟˊ (垂)。敲打的意思。

举在头顶上喊：

“再不說，动手了！”

王孝和下了决心：“反正我一个字也不說，你們在石头里压不出水，也榨不出油的！”他顿时觉得一陣穿心剧痛，仿佛他的腿骨已经折断了。但是他咬住牙，不让自己哼出一点声音来。

磚头一块块加上去，加到第三块的时候，王孝和渾身出汗，連气也出不来了。特务在一边問：

“快讲！承认了就……”

王孝和好像什么也沒听见，眼睛翻了几翻，昏过去了。

特务噴了一陣冷水，王孝和又醒过来，觉得全身湿透、发冷，整个下身都动弹不得。

这时，一个人猛地把 he 拉了起来，两个人夹着他在屋子里拖来拖去，只是他的脚一着地，就站不起。后来又把他拖进一间黑屋子，一松手，他便倒在凉冰冰的地上。

## 二、难友們

王孝和在稽查大队里关了几天，就被解到了伪警备司令部监狱里。

监狱的牢房像是一个个木笼子。王孝和被带进一间小小的笼子里，这里一共关了十八个人。

王孝和进来的时候正是在夜里，监狱里的人都睡了，暗淡的灯光下，什么也看不清，牢房里连坐

的地方也沒有。他身上還有傷，行動不方便，渾身痠疼，兩腿站也站不直，就一屁股往尿桶旁邊坐了下去，尿桶是漏的，一陣一陣的腥臭包圍着他，把他的頭都熏得發昏了。

這時，忽然有一個叫湯敬延的人在喊：

“喂！大家讓點地方出來，來了人了！”

王孝和透過暗淡的燈光一看，是一位長滿了絡腮鬍子的大個子，四方臉。

一個留長頭髮的人便連忙朝里擠了擠，讓了一線能放下一條腿的地方出來。

王孝和一步一步地挨了過去，他從這位絡腮鬍、四方臉的人的眼